



福尔摩斯 探案大全集Ⅲ

【英】阿瑟·柯南·道尔 著
贺天同等 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 / (英) 柯南·道尔(Conan Doyle, A.) 著; 贺天同等译.
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387-4206-0

I. ①福… II. ①柯… ②贺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3402号

出品人 陈琛
产品总监 郭力家
选题策划 高晓诗 方伟
责任编辑 付娜 刘敏
装帧设计 孙俪
排版制作 边永环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

[英] 阿瑟·柯南·道尔 著 贺天同等 译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×1000毫米 1/16 字数 / 1750千字 印张 / 134

版次 / 2014年4月第1版 印次 /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6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巴斯克维尔的猎犬（1901—1902）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 003

巴斯克维尔的咒语 011

悬 疑 025

亨利·巴斯克维尔爵士 037

三条中断的线索 052

巴斯克维尔庄园 065

斯特普尔顿的家：梅里皮特别墅 078

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095

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	105
华生医生日记摘录	128
山岩上的男人	140
命丧荒野	155
收 网	172
巴斯克维尔的猎犬	185
案情回顾	203

福尔摩斯复出（1903—1904）

空 屋	215
下诺伍德建筑商	239
舞人图	267
孤身骑车人	295
修道院公学	318
黑彼得	356
米尔沃顿	383
六座拿破仑半身像	404

巴斯克维尔的猎犬（1901—1902）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坐在早餐桌旁。他经常因为夜里工作，早上起来很晚。我站在壁炉前的地毯上，拾起拜访者前天晚上遗落的拐杖。那是一根精致而结实的手杖，顶端是植物的根结，这种手杖是用素有“山槟榔木笏杖”之称的悬钩藤制成的。就在顶端的下方有一圈宽宽的银带，差不多有一英尺宽。手杖上刻有“皇家外科医生协会会员詹姆斯·莫蒂默惠存，C. C. H. 的朋友们敬赠”，另外上面还标明了日期“1884”年。这不过是家庭医生常用的一款老式手杖，但显得庄重、厚实，好用。

“喂，华生，你看出什么名堂了吗？”

福尔摩斯正背对着我，我根本没有向他提及我在干什么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做什么？难道你是脑后长了眼睛？”

“是啊，至少那是因为我面前摆着一个擦得很亮、外表镀银的咖啡壶。”他说道，“但是，华生，你得告诉我，你从我们拜访者的拐杖上看出了什么没有？虽然我们无缘和他当面相见，对他此次拜访的目的一无所知，这件意外的纪念品就是很重要的信息。你仔细看看这根手杖，我想听听你对这个人的描述。”

“我想，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考虑尽量和我的同伴想的一样远，“莫蒂默医生是位功成名就、受人敬重的年长医生，所以认识他的人会送给他这个表示敬意的礼物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福尔摩斯说，“说得太好了！”

“我猜想，他可能是位乡村医生，经常步行外出就诊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因为这根手杖看起来精致漂亮，但已磨损得很厉害了，很难想象一位城里行医的人还会用这样的手杖。下端坚实的铁制包头已经磨光，显然它已经跟随主人走了很多地方。”

“一点儿不错！”福尔摩斯说道。

“还有，手杖上刻着‘C. C. H. 的朋友们’，我猜想这可能是个猎人会，他大概给当地的这个组织的成员看过病，因此他们送他这件小小的礼物以表谢意。”

“华生，你真是大有长进。”福尔摩斯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椅子往后面推了推，点燃了一根香烟。“我很想说的是，在叙述我微不足道的成就时，你却习惯于低估自己的能力。也许可以说你不是发光者，但你是光的传播者。有些人没有什么天才，却有激发天才的禀赋。我承认，老朋友，我真是多亏了你。”

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。我必须承认，他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快乐。过去我钦佩他，并把他的推理方法公之于众，但他经常是漠然视之，这使得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。而现在我也掌握了他的方法，并能活学活用，赢得了他的赞许。一想到这个，我就感到自豪。此时，他从我手中拿过手杖，仔细看了一眼，然后兴致勃勃地放下香烟，把手杖拿到窗前，在放大镜下仔细地观察。

“虽然简单，但很有意思。”他说着走回他喜欢的长椅的一端坐下，“手杖上肯定还有一两处线索，可以给我们提供推理的依据。”

“还有些我漏掉了吗？”我有些自责地问道，“我自信没有什么忽略掉的线索了。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恐怕你的推断多半是错误的呢。坦率地说，当我说你激发了我，意思是说，当我觉察到你的错误时，也就把我引向了真理。当然，你也没有完全说错，他是个乡间郎中，并且经常是徒步出门。”

“那样我就没有错了。”

“但也就仅此而已。”

“可那就是全部事实。”

“不，不是的，亲爱的华生，无论怎么说，那绝不是全部。比如，我一举个例说，那件礼物很可能来自一家医院，而不是来自狩猎人。因为C. C两个大写字母置于H代表的医院前，那这两个单词很可能就是‘Charing Cross’（查令十字街）。 ”



他把手杖拿到窗前，用放大镜仔细地观察。

“也许你是对的。”

“很可能是这样。如果这一假设成立，那么就有了新的依据，从而可以推断这个不认识的来访者是个怎样的人。”

“那么好吧，就假设‘C. C. H.’指的是查令十字医院，那么我们能推理出什么新结论呢？”

“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线索了吗？既然你掌握了我的推理方法，那就运用一下吧！”

“我只能肯定的一个结论是他在乡下行医之前，在城里开过诊所。”

“我想，我们可以大胆地进一步推理。照此思路往下推，赠送这样的礼物最可能发生在什么样的场合？显然是莫蒂默在离开医院而独自行医的时候。那么我们说这次赠礼，是在这样的情况

下发生的，不算离谱吧？”

“当然有这种可能。”

“现在，你应该看得出来，他不可能是医院的主治医生，因为只有一个在伦敦行医，而且已有相当声誉的人才会有这种地位，而这样一个人是不会转到乡下去的。那么，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如果他在医院里工作而又算在主治医生之列，他顶多是个住院外科医生或者是住院内科医生——地位稍微高于高年级医科学生。他是五年前离开的——日期已经刻在手杖上了。如此一来，你想象中的那位庄重的年长的医生就消失了，变成了一个随和的、胸无大志的、心不在焉的、年纪不超过30岁的年轻人。也许他还养了一条可爱的小狗，比小猎犬大，比大驯犬小。”

我不以为然地笑了。福尔摩斯靠在长椅上，朝着天花板吐出袅袅的烟圈儿。

“至于后面说的，我没法证明。”我说，“不过要找出几点有关他的年龄和生平倒是不难。”

我从小小的医学书架上取下一本医学手册来，翻到人名栏。里面记录了好几个姓莫蒂默的人，但肯定只有一个是我们的拜访者。我大声读出关于他的记录：

詹姆斯·莫蒂默，1882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，德文郡，达特穆尔格林潘人。1882至1884年担任查令十字医院住院外科医生。凭借论文《疾病是否隔代相传》获得比较病理学奖金。瑞典病理学会通讯会员。代表作有《几种隔代遗传的畸形症》（发表在《柳叶刀》，1882年）和《我们进步了吗？》（发表在《心理学报》，1883年第3期）。曾经担任格林潘、索利斯和海巴罗的医务官。

“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当地的猎人会呀，华生！”福尔摩斯带着嘲弄人的微笑说道，“正如你所察觉的那样，他只不过是个乡间医生。我认为我的推理

还是比较准确的。至于那些形容词，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用了‘随和，胸无大志和心不在焉’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世界上只有随和的人才会收到别人的礼物，只有平实淡泊的人才会离开伦敦跑到乡下去，只有粗枝大叶的人才会在你屋里等了一个小时以后没有留下名片，走时却忘了拿手杖。”

“那狗怎么说？”

“经常叼着这根手杖跟随主人后面。由于手杖很重，狗不得不咬着中央，因此留下了很深的牙痕。从这些牙印之间的空隙来看，我认为这只狗比小猎犬下巴要宽，而比大驯犬下巴要窄。它可能是——卷毛的长耳灵犬。”

他起身，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。现在他在突出到墙外的窗台前站住了，他的言辞里充满了自信。我抬头惊奇地望着他。

“老朋友，对于这一点，你依据什么可以如此肯定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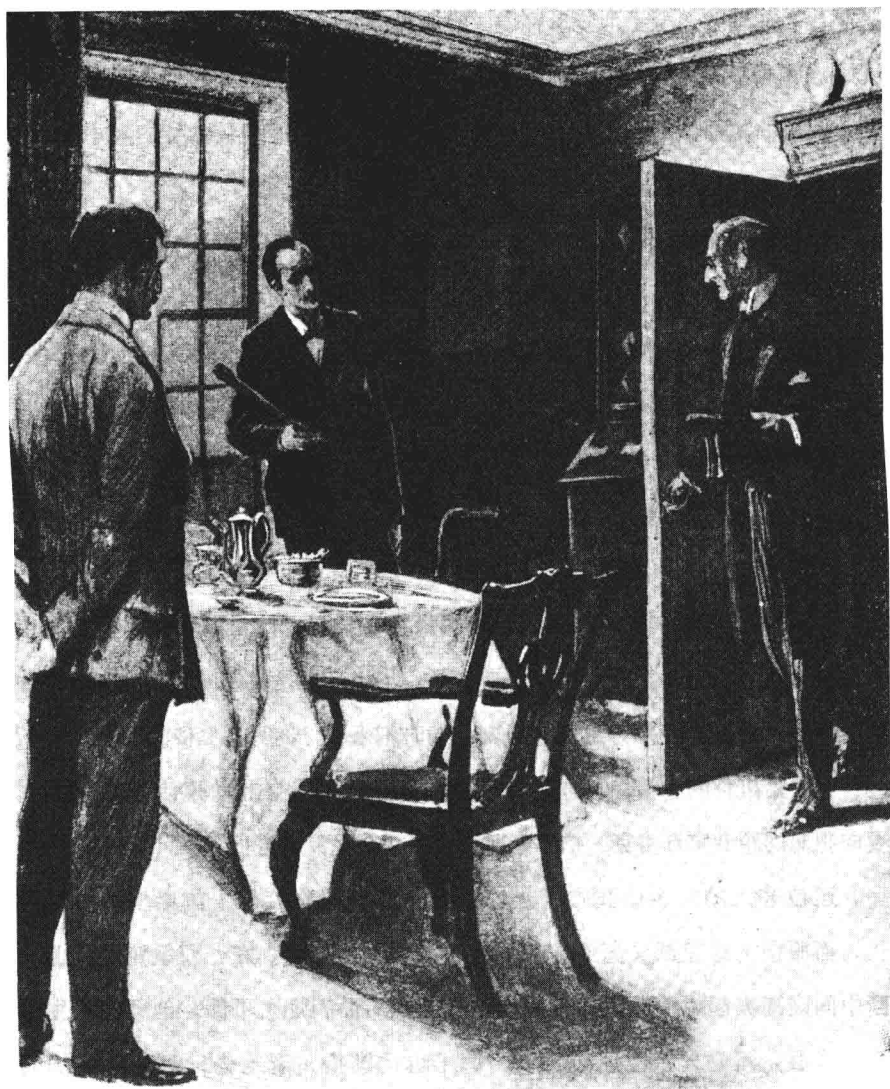
“理由很简单，我现在已经看见那只狗在我们大门口的台阶上，而且也听到了来客按门铃的声音。请你不要走开，华生。他是你的同行，你在这场也许对我会有所帮助。华生，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来了，你听见上楼梯的脚步声了吗？他正走进你的生活，可你无从知道是祸还是福。这位詹姆斯·莫蒂默医生要向犯罪问题专家夏洛克·福尔摩斯请教些什么呢？请进！”

这位客人的外表让我吃了一惊。我先前想象着这是一位典型的乡村医生，而眼前的这位却又高又瘦，长长的鼻子像是鸟嘴，在一双敏锐的灰色眼睛中间高高突起。他两眼离得很近，在眼镜后面闪烁个不停。他穿着医生常穿的衣服，可是外衣已经很脏了，裤子也已磨损，看上去一副穷愁潦倒的模样。他虽然还年轻，可是已经有些驼背，走路时头向前探着，颇有绅士风度。他一进来，目光就落在福尔摩斯手中的手杖上。

他高兴地喊了一声，向它跑过去。“我太高兴了！”他说，“我记不清把它落在这里还是轮船公司了。我宁可不要整个世界，也不愿失去这根手杖。”

“我猜想这是别人馈赠的礼物吧。”福尔摩斯说道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

他一进来，目光就落在福尔摩斯手中的手杖上。

“是查令十字医院的朋友送的吗？”

“是那里的两个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”

“哎呀，天哪，真糟糕！”福尔摩斯一边说话一边摇着头。

莫蒂默医生眨巴的眼睛里流露出惊奇。

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

“那是因为你打乱了我们几个小时来的推理。您是说在结婚的时候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一结婚就离开了医院，也彻底放弃了成为顾问医生的打算。可是，为了建立自己的家庭，我必须这样做。”

“啊，太好了！我们总算没有完全说错。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现在，詹姆斯·莫蒂默医生——”

“您称我先生好了，我是皇家外科医学院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。”

“很明显，您还是个精明能干的人。”

“一个略知科学常识的人，福尔摩斯先生，一个在宽广无垠的海洋的岸边采集贝壳的人。我原本以为只是单独和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交谈，而不是……”

“不，这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您，先生。我曾经听到有人把您和您朋友的名字相提并论，使得我对您产生了兴趣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没有料到会看见这样长的头盖骨，还有如此深邃的眼窝。您不介意我用手指沿着您的头盖骨的边缘摸一摸吧，先生？在得到像您这样的原初头盖骨之前，如果依照您的头颅做个模型，在任何人类学博物馆都将是一件出色的标本。我无意冒犯，可是我真是太羡慕您的头盖骨了。”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以手示意来访的客人在椅子上就座。“看得出来，先生，您和我一样，很热思考职业问题。”他说道，“从您的食指来看，您是抽自己卷的烟，请自便点上香烟吧。”那人拿出烟纸和烟丝，非常熟练地卷好了一根。他长长的手指颤动着，好像昆虫的触角。

福尔摩斯异常平静，可他转来转去的眼珠向我暗示出，他已经对我们这位奇怪的访客产生了兴趣。

“我觉得，先生，”他终于开口了，“您昨晚光临，今天又驾到，恐怕不

仅仅是为了研究我的头盖骨吧？”

“不，先生，尽管我对您的头盖骨感兴趣，但这不是我的目的。我之所以来找您，福尔摩斯先生，那是因为我自己缺乏现实的经验，而又突然遇到一个严重而且特别的困难，而您是欧洲第二位最高明的专家……”

“啊，先生！请问，荣幸地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呢？”福尔摩斯有些刻薄地问道。

“就头脑缜密的科学性来讲，贝蒂荣先生办案的方式总是很有力度的。”

“那您去请教他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先生，我的意思是，就头脑的科学缜密性而言。可是就具体的经验来说，大家都知道，您是无可比拟的。我坚信，先生，我没有故意——”

“只是稍微有一些罢了。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我想，莫蒂默医生，您最好把需要我效劳的地方明白地告诉我。”

巴斯克维尔的咒语

“我口袋里有一份手稿。”莫蒂默医生说道。

“您进屋时我就观察到了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是一篇旧手稿。”

“是18世纪初的，要不然就是赝品。”

“您是如何知道的，先生？”

“您说话的时候，我看到那手稿露出一两英寸。如果一位专家把一份文件的年代估计得相差大约十几年的话，那他也就是一位差劲的专家了。也许您阅读过我那篇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。根据我的判断，这篇手稿完成于1730年。”

“确切年代是1742年。”莫蒂默医师从胸前的口袋里把手稿拿出来，
“这份祖传的家书是查尔斯·巴斯克维尔爵士托付给我的。3个月前他突然惨死，在德文郡引起了极大的影响。可以说，我是他的朋友，同时也是他的私人医生。他意志坚定，思维敏捷，经验丰富，并和我一样讲求实际。他把这份手稿看得很重，他已经有了接受这样的结局的心理准备了，而这样的事情最终发生了。”

福尔摩斯接入手稿，把它平铺在膝盖上。

“华生，你留心看，长S和短S的换用，我就是依据这个来确定其产生的年代的。”

我凑在他肩后看着发了黄的纸张和褪了色的笔迹。顶头上面写着“巴斯克维尔庄园”，下面是潦草的数字“1742”。



莫蒂默把手稿拿到光亮处，以高亢而略带嘶哑的声音朗读着这个奇特而古老的故事。

“看起来像是个什么记载。”

“对了，是一个关于巴斯克维尔家族的传说。”

“不过我想您先来找我，是为了眼下最迫切的事情吧？”